

清三代朝演義



上海校經山房書局發行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詫飛頭

上回說到福建耿精忠已經納降還贖了平涼王輔臣一路。這王輔臣原是大同料某的健兒。綽號馬鷄子。順治最爲賞識。後來隨著洪經略入滇。便隸在三桂戲下。順治因他在滇有功。便補了平涼提督。輔臣面貌白皙。眉如臥蠶。本來卻是姓李。王進朝撫他爲子。又將女兒招他爲婿。從此便改姓爲王。他在大同時候。卻算得一員勇將。到得姜瓖降清。大同自然被清兵蹂躪。輔臣沒入奴籍。那裏還顧得來結髮妻子王氏。雖則出身寒儉。到也能知大體。料定輔臣被掠存亡死活未可預卜。進朝歸入叛黨。田廬家室蕩析一空。東竄西逃。苟延著這條苦命。若使一朝被辱。如何對得起輔臣。偏是這班無恥的婦人情願獻身清營。供那北兵玩弄。偶然分得一金一帛。便覺得滿面驕矜。還要替那北兵徧做雉媒。玷人清白。大同一的貞魂毅魄。卻也項背相望。王氏處此環境。只得學那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了。進朝草草收拾。寄櫬僧舍。總說輔臣是呂溫候的後身。不怕不達。只怕不得其死。果然順治在奴籍中拔他做頭等侍衛。從征河南等處。奏凱以後。乘便到大同一轉。卻仍扮做一個落魄的人。走到從前進朝的舊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詭飛頭

二

居祇見。蔓草荒烟。暎著頽垣一角。連幾家鄰舍。均已一無子遺。輔臣悵悵何之。卻遇著一個舊伍。現充營中鼓卒。看見輔臣風塵憔悴。不免有綈袍之感。便邀他回營一飯。暫度今宵。輔臣也想趁此探聽進朝與舊伍在譙樓閒話。那舊伍告訴他進朝近況。已搬在城外三家村上。你的嫂子如何。艱苦如何。節烈靈柩是進朝管著。輔臣不聽猶可。聽罷以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老兄時候尙早。何妨帶我城外一行。舊伍因爲職守所羈。不肯答應。輔臣央求再四。便託了一卒替代。同輔臣一路走來。堞影參差。笳聲悲壯。黑魃魃平蕪一片。便是昔日戰場。看看挨出城門。益覺杳無人迹。約莫有二三里光景。只見東倒西歪。有幾間破屋。屋內露出一點燈光。舊伍把門敲了幾聲。只聽一箇帶咳帶問的口音道。是什麼人。輔臣接應道。王輔臣回來了。吓的一響。早看見一個蒼髯老者。輔臣二人踏進了門限。代老者閉戶。攜燈走入屋內。只有一竈一榻。還是破舊不堪。輔臣拜了下去。道。父親孩兒遠離膝下。負罪深重了。進朝道。這也不必說起。你既然能殼回來。小女的遺骸。老朽便有了交代。只是老伴也故世了。孤孤另另。勝我一身。你究竟現在何處。還是當兵。還是做工。輔臣急於要見妻柩。想同進朝連夜到寺進朝道。陰陽隔重板。你也見他不來了。老朽夜間也行走不便。明日罷。那舊伍說要辭別。輔臣道。且慢。從身邊取出一錠銀子。約有六七兩重。交給舊伍道。你去買點酒肉吃吃罷。舊伍道。我看老哥光景。並不有餘。

何敢領此厚惠。二人一再推讓。進朝道時候不早了。你也不必進城。明日與我們到寺裏走遭。舊伍也猜不出輔臣的情形。想乘機聽他幾句。三人在牀沿上坐著。輔臣把前後際遇說了一遍。進朝自然快活。那舊伍也從此跟著輔臣了。當夜也拜進朝爲義父。取名王吉貞。同輔臣算是弟兄呢。輔臣次朝在店裏買點香燭楮紙。與進朝吉貞同往僧寺。全是蛛絲蠅蟻護著。三尺桐棺。吉貞相幫點燭焚香。輔臣拜了幾拜。想到從前結褵的時候。彼此年貌相當。總想同偕白首。不道經此一番變故。弄得舉家星散。父親老了。無人侍奉。便將他殯葬。妥貼這紙錢麥飯。將來又交給何人。萬矢攢心痛定。思痛連進朝也撲簌簌流下淚來。吉貞從旁婉勸。輔臣尋著寺僧。做了三天佛事。將靈柩重加髹漆。題著誥封淑人元配王淑人一行金字。更在左近擇了一塊吉地。託吉貞經營起來。購了一所房屋。請進朝搬進城住。叫吉貞權時作伴。臨行對進朝說道。誓不再娶。後來到得平涼任上。果然只納了六七個妾。三桂知道輔臣是勇將。平涼更是要隘。一夫當關。萬夫莫禦。如何好不去聯絡他。輔臣拘繫了三桂來使。便遣吉貞親解京師。這時吉貞也是一員總兵官。自然効忠清廷。不道秦州兵變。將輔臣坐在爐火之上。連吉貞也受叛兵脅制。輔臣在西安被張勇逼迫回來。覺得清尙有人。三桂萬難久恃。平涼邊境更無發展之希望。如今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不能流芳。徒然貽臭。尙有什麼補救。回想到髮妻王氏。他她是個婦人。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詔飛頭

四

居然視死如歸。一無瞻顧。我是堂堂男子。竟至悖恩事敵。落一個萬人唾罵的名聲。在後見了髮妻。怕還要受他奚落。心中正在納悶。這不解事的姬妾。又來爭妍獻媚。擁做一團。輔臣獰笑道。我要與你們長別了。你們也不久做他家人了。但我想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諸妾不知所云。定要問個原委。輔臣道。我從前大同被掠。結髮王夫人。義不受辱。甘以身殉。現在清軍環匝。我雖然屢戰屢勝。單靠著孤城壁立。如何能穀久支。我死固由自取。你們綺年玉貌。儘有後半世的享用。又與我不是敵體。自然各尋去路。方纔想起舊情。不覺衝口一句。你們到追問得嚴呢。七人同聲道。是了。便紛紛散開。歸房去了。輔臣亦不在意。仍乘馬向城上去。邏守次早回第。管家婆報大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七姨太。都房門大開。蹤迹杳然。只有二姨太房門緊閉。內中一無聲息。請老爺的示。如何辦法。輔臣道。他們竟不等我死都走了。便步入內堂。踢開二姨太房門。只見地下橫七豎八。都是個人。七位姨太結做一串。如拴羣馬。如貫衆魚。輔臣叫了幾聲。全然不應用手拊摩額角。覺已其冷如冰了。桌上還擺著些殘肴賸酒。另有一封書信。輔臣拆開看道。

賤妾某氏等上書主人座前。竊聞金匪畏鏢。玉不求全。既備衾裯。敢羞帷薄。况經雉之禍。已鑒於前車。而毀鴟之謀。將及於我室。既難借著。相與分憂。復未荷戈偕行。敵懷蒲柳。本先零之質。薰蕕

作同器之觀。若教生入關中。豈無越女。不幸困居垓下。預作虞姬。賤妾某氏等絕筆。

輔臣看罷。說好了。好了。難得。難得。叫管家婆。一一解開。預備棺殮。將各房金珠首飾。一齊封鎖。正鬧得煙塵抖亂。外面傳進一角公文來。是清廷經略圖海所發聲明。鑲刀爲誓。決不相負。輔臣帆隨湘轉。獻出城池。此後又是花翎黃桂的恩旨。絡繹而來。只是苦了自縊的七妾。圖海知道輔臣無偶。又送了一個豔姬。在清廷並不疑心。輔臣終是心虛膽顫。聽得康熙召他。陛見。他便將豔姬遣去。封好庫銀。分開家產。叫吉貞乘他極醉。蒙紙噴水。以痰厥申報上去。清廷去了。輔臣免得惴惴西顧。只有廣東尙氏之孝之信。餘威猶在。康熙叫尙氏弟兄包圍延齡。他反與延齡並從三桂之信的恣睢暴戾。連乃父可喜都無法節制。他受了三桂僞命。便自稱暫管輔德將軍。可喜被之信幽禁。積悔生憤。那得不死。可喜的福晉萬氏尙居舊府。同著之孝之節二子。想替可喜上疏辯誣。免得日後波及。其中只有總兵李天植最爲忠勇。先設計滅了負恩賣主的王國棟。決令之信反正。待罪。金巡撫怕之信又要擾亂。密請將天植同諸謀者正法。天植的舒夫人知道丈夫因忠殞命。將家財盡付部卒。說道竊鉤者誅。竊國者候。尙氏家難正未已也。手中執著白刃。呼二女至前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長。與其汚而生。不如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尸骸應聲而倒。旁邊卻血淋淋。膾著兩顆人頭。舒夫人又令姬妾自殺。纔在中堂刻。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向之信異事詔飛頭

六

頭。萬福晉聽了。何等哀痛。何等憐惜。分遣侍衛前去探問。回報夫人同十位姨太太。都是血花飛濺。委蛻庭階。只不見了兩個小姐的頭。不知飛向何處去了。萬福晉正在詫異。之信的内監來報。之信午餐時候。忽然空中落下兩顆頭來。雲鬢蓬鬆。還有珠環在耳。面色已經潔白。眉稍眼角。卻合著許多幽怨。對著之。倍躍了三躍之。信早嚇得魂不附體。一時哄動上下男女。不知此是誰人的頭。如何又有兩個之信。本沒有主意。旁邊七張八嘴。有的說香燭膜拜。他會飛去的。有的說不如秘密掩埋。有的說應該呈報官廳。前來檢驗。有的說是來求伸冤的。有的說是不祥之兆。的正在攘成一片。忽傳福晉駕到。之信勉強迎了出去。福晉將舒夫人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之信。之信纔恍然大悟。福晉見了兩個頭。擺在地下。便輕輕跪了下去。道。夫人殉節。小姐殉烈。應該據實奏聞。籲乞旌表。夫人同姨太太。已經次第屬纊。小姐身首異處。亦非久計。老婦當親身送府。以便一同營墓。之信亦趁勢跪下。道。之信知道小姐哀情苦志。即日會同巡撫拜表。只須上諭一到。當爲建祠致祭。於是上下男女。沒一個不相率而拜。還有暗中下淚的。萬福晉將兩頭用紅巾裹著。帶了升輦。一面早沸沸揚揚。把飛頭的事傳開去。大衆詫爲異事。有人還做了一篇飛頭記道。

古有飛頭之國。夜則飛去。朝則飛回。或曰此幻術也。今二女之頭。胡爲乎飛來哉。其爲肆厲歟。見

之者固無損毫末也。其爲乞旌歟。誰人采風。誰人守土。亦未忍從而湮沒也。其爲呼冤歟。手刃者由其親母。亦非外人所能干涉也。況其母亦相從以殉耶。頭無知歟。何以雙螽頭有知而無知歟。又何以三躍頭歟。頭歟。李氏之烈而尙氏之祟歟。兩頭爲誰。蓋李天植之二女也。

廣東金巡撫不待之信會銜。已將舒氏及十妾二女闔家殉難的事。奏了出去。連帶之信野心未死。宜防未雨的話頭。一齊叙入。將李天植的罪案也。推在之信身上。康熙正在沒法擺佈。得了此奏。便諭金巡撫把尙氏一網打盡之信。雖則倔強。猶昔經不起官面。似鐵國法如鑪的辦起來。將從前及剽王監日。曝王化的凶迹。逐一供認。這便死有餘辜了。金巡撫更將可喜的棺木掘開。創視。卻穿着清朝服色。纔免戮屍。送了萬福晉回旗安插。咳。當年孔有德耿繼茂尙可喜三將。從皮島航海歸命。立了多少戰功。纔巴到一個王位。誰知僅傳一代。早已髻亂無遺。尙氏賸了一個萬福晉。孔氏賸了一個孔郡主。此後也不復提及。這是康熙十五六年的事。三桂雖羽翼盡翦。依然盤踞湖南。到得十七年三月。忽然在衡州自稱皇帝。改元昭武。置百官。封諸將。立繼妻張氏爲皇后。陳圓圓是出家久了。應該辭封。連那八面觀音何氏。四面觀音薊氏。一律僭稱貴妃。以下嬪妃。貴人呢。常在呢。答應呢。共有百十三桂自春徂秋。聽見各路敗仗。未免不樂。況且年將七十。有這些四面觀音。八面觀音。雙斧伐樹。弄得吐痰帶喘。咯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詫飛頭

八

血成絲。宰相夏國相。元帥胡國柱馬寶。覺得醫藥無效。病入膏肓。晏駕是不久了。國相密囑兩觀音切勿痛哭。又諭衆宮妾垂下帳幔。聽三桂安睡。私下專差心腹到雲南去迎太孫世璠。不幾日張氏帶了世璠至湘。纔得舉哀發表成禮。這是國相穩固軍心的一法。世璠襲了僞位。看看衡州不能久守。便遣郭壯圖譚延祚幾個人。奉著張氏世璠同兩觀音何氏薊氏一併雲南去了。正是

魏帝未成三國局。

息嬌早有二夫心。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王輔臣之與王夫人。比楊晉叔之與楊夫人。還要悲痛。還要苦楚。王夫人境遇與楊夫人不同。家屬與楊夫人不同。卻是同拚一死。先後寫來。疏密相間。略無輕重。

有王夫人之死。復有七妾之死。終究放去一妾不死。輔臣之於妻妾。必有恩義俱至者。七妾遺筆。雖係點綴。卻是結束。

以四貞結孔以絳雪結耿。卻尋出舒夫人結尙三藩爲吳所用。這班婦女。獨不爲吳所用。舒夫人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不得不加一倍寫。

飛頭是異事。記飛頭便是異事。不有此記。則飛頭近於怪誕矣。猶記之信對三桂曰。暫管輔德將。

軍對清廷曰。暫管平南親王。暫字以斬字居首。故飛頭實之信。斬首之兆。語雖滑稽。亦足一噱。此回結束。略提三桂。亦是三藩興衰關鍵。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上回說到三桂病歿。僞后張氏率領兩觀音回滇。那世璠雖則襲了僞位。卻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蔡毓榮由湘入黔。直趨貴陽。趙良棟由川入滇。進駐歸化。連國相壯圖的象陣也不中用。毓榮料定三桂在滇盤踞已久。子女玉帛必然豐腴。隨着貝子彰泰殺一陣。勝一陣。逼得世璠逃上五華山。僞宮眷屬只住著幾間小屋。毓榮輾轉巷戰。擒住夏國相馬寶一馬。當先直到五華山上。闖入世璠匿迹的地方。但見一班宮娥彩女含淚跪接。毓榮只問世璠回說已經自縊了。毓榮知道世璠的屍首也關緊要。遂令宮女引導前往驗視。進了後面秘室。那世璠還懸在梁上。其餘粉白黛綠。黑壓壓同聲乞命。毓榮平視還去。內中有兩個最爲妍豔。只是淚容被面哀懇。不勝比到。帶雨梨花迎風楊柳。還沒有這樣婀娜。窈窕。毓榮道。你二人誰是陳圓圓。內中一人道。陳仙姑已經尸解了。葬在山後十數武。但留得一個小象。賤妾蘇氏。他是何氏。俱經侍奉先皇。毓榮道。不是八面觀音。四面觀音嗎。蘇氏道。賤妾是四面觀音。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一〇

他是八面觀音。毓榮暗想。果不出我所料。幸而爭先一著。可以並獲雙雕。便道你們都是叛屬。吩咐從人先將二人押解回營。聽候發落。其餘查取職名造冊詳報。世璠的屍首派員看守。布置已定。想要同了兩觀音回營。不道履聲橐橐。前面進來一個軍官。說道。蔡將軍偏勞了。毓榮擡頭一看。認得是將軍。穆占便道。皇上的廟算。貝子的軍威。我們不過效力罷了。穆占道。如今帶著美人兒。真要回營效力了。毓榮聽得話中有刺。若不使穆占分嘗一嚮。一朝宣播出去。勢必兩敗俱傷。便道。這兩人要送到將軍處賞鑑。穆占道。你辛苦一場。那裏好入寶山空手回呢。指著八面觀音道。這個長得更俊。你去受用罷。這個我不客氣了。攜著四面觀音的手。說走。蘇氏回顧何氏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從此各事。其主不知道。還能一面嗎。何氏說聲珍重。也隨了毓榮下山。原來兩觀音對著三桂。有一段趣史。後人會有兩觀音合傳云。

兩觀音者。故平西王侍姬何氏。薊氏。何氏本南昌顧宗伯家妓。穠纖得中。修短合度。當筵一曲。可遏行雲。平西得之以謁圓圓。圓圓曰。此八面觀音也。府中遂因以爲名焉。然性傲而肆。稍不當意。輒向平西求去。平西本借以娛老。當夕。每不御坐。是益怏怏。媚平西者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乃。以薊姬。薊氏進。薊係燕趙產。年弱於何氏。而妬與何氏埒。知何氏最有寵。乃以平西爲壠斷。何

氏始以平西綜軍務。無暇向牀第。姑置之。繼而風聲稍稍露。遂呼平西而責之曰。我昔與若約納。我後不得再置妾。今何如。平西深謝過曰。後來者不過四面觀音耳。焉能及卿。何氏曰。此欺人語也。汝能閒日就我當貨汝。平西諾。商諸蘇。蘇哭不可仰。亦允以閒日。至始稍稍安。而平西罷於奔命矣。兩觀音者。平西之禍水清室之功臣也。平西既歿。兩觀音始相見。滇破之日。何爲蔡總督。毓榮所掠。蘇亦歸將軍穆占云。

毓榮得了何氏。備悉三桂藏金之窟。纍纍黃白。盡被毓榮捆載。毓榮的體制。雖然不如三桂。但是年華未暮。又沒有他人分寵。自然安心樂意。做了毓榮的側室。那薊氏被穆占擄去。羊羔美酒。也別有一種風味。蘇氏領略慣了。反覺非此不樂。只是雲南大定。都要奏凱班師。毓榮升任尙書。穆占又轉了內務大臣。彼此准備北行。薊氏來約何氏。同時上道。昔爲邢尹。今若陳雷。雖則各適一天。真是患難的姊妹。這日征輶曉發。旌旗鼓角。仍舊由滇而湘。而蘇兩觀音聯鑣並轡。益顯得精神姿態。矯矯不凡。沿途遇見的人都說。這是賽觀音呢。這是賽觀音呢。兩觀音嘗著茅店板橋的滋味。較諸重樓複閣大相逕庭。好在水送山迎。一路都有古蹟。何氏略解吟咏。便也謔成幾首小詩。薊氏閒著無聊。也把逐日經過的所在。一程一程記出來。還記得何氏幾首詩道。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一二

一片凱歌聲。將軍賦北征。旗翻人影亂。草沒馬蹄輕。朝露濕盈道。晴曦紅在城。燕雲千萬里。從此別昆明。(曉發)

魚龍夜靜月如鉤。淘盡英雄萬古愁。秋水長天原一色。不須濁浪擁輕舟。(夜渡黃河)

後來毓榮刊了一本平滇鏡歌。附著一卷閒中吟。便是何氏所作。薊氏卻係秋蛇春蚓。是個女孩兒本色。穆占叫人潤色。潤色完全。算做北轅日記。兩觀音自春徂秋。到了北京。進了府第。毓榮穆占忙著謝恩。到任兩觀音畢竟都是人家姬妾。那裏有營中的自在。毓榮只有一個夫人徐娘。雖老丰韻猶存。又是毓榮糟糠之妻。從前對泣牛衣。何等恩愛。如今帶著何氏歸去。雖不至河東獅吼。那入宮見嫉的。思想婦人家總不能免的。要何氏低頭簷下。便覺跼蹐不安了。那穆占是世襲的公侯出身。家裏老太太姑太太最講究禮節的。到是太太因為不曾誕育十分慈善。三五個姨太太有滿人有漢人。見了薊氏一窩兒。瞧他不起。還是太太可憐他。教他怎樣稱呼。怎樣請安。說道你只要能穀生子。襲了此爵。不特合家喜歡。連我的封誥都要讓你呢。何氏薊氏無親無眷。卻當做姊妹往來。漸漸聽得三桂偽宮裏的貴人連兒也隨人入都了。兩觀音詳細探聽。知是一個兵部郎中本係趙良棟的幕友。從生員立功奏保補了這官。住在魏染胡同。只有夫妻兩口。何氏約了薊氏要去尋訪。換了淡粧布服。一輛車子。按址

去問。果然有郎中崔姓。已經到部供職去了。家中只有一個太太。一個老媽。兩觀音下車時候。還是猜疑。一步一步進了中堂。連兒早迎了出來。看看認識。看看又不便呼喚。還是薊氏道。連兒妹妹久違。記得我們姊妹嗎。連兒纔想到一個是八面觀音。一個是四面觀音。覺得釵先鬢影減色許多。這副華縣清麗的儀容。仍是動人。奕奕便道。二位姊妹。仙風從何處吹來。妹子不是在此做夢嗎。何氏道。非也。我住在繩匠胡同蔡宅。他住在地安門內穆宅。知妹妹隨官北上。所以特來相見。老媽送上茶來。連兒邀到臥房小坐。兩觀音舉帷而入。到也牙牀錦帳。位置楚楚。旁邊還排列硯池筆架瓶水鑪香。料那崔郎中是雅致的。便先將歸蔡歸穆的大概述了一編。連兒道。兩位姊妹。雖然屈居參昂。依然富貴人家。妹子是論理論情。不該再適的。偏偏身不由己。委委曲曲。遇著這個前世冤家。使我求死不得。如今國在那裏。家在那裏。譬如轉了一世。跟著這個窮京官。連開門七件事。都要妹子經紀的。何氏道。正是。妹子如何到嫁了文官。連兒道。這日幼主奔避。五華山姊妹等大半隨從。這有餘不盡的宮眷。騎又不曾騎。走又不曾走。只好憑天吩咐。妹子是死志決了。想到從前同主子在荷塘晚泛。練裳羽扇徘徊九曲橋上。這是何等矜貴。又想到從前倚著主子病榻。主子囑我琵琶別抱。我卻誓以身殉。這是何等哀感。趁此兵多刃亂。正好償我初志。忽然報城門破了。忽然報宮門破了。宮眷藏的藏。躲的躲。只有妹子挺身。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一四

而出進來的一員清將。花翎紅頂。煞是威武。後面一個金頂的官兒。走到妹子面前。說道快報名來。妹子只哭不答。那紅頂的傳令搜宮。便有一班如狼似虎的軍士。將宮眷連拖帶曳。有的跪著。有的站著。那紅頂的又道。不許凌辱。一概先注了冊。一個問。一個報。一個寫。有人替我報了。貴人連兒。那紅頂的對著金頂的道。先生。少年喪偶。我將此人奉贈。先生不必入冊。罷。便叫兩個人扶掖了我上車。那金頂官兒又跟了出來。我想觸階而死。人多手雜。恐怕仍舊被救。那時骨斷臂折。愈加苦惱了。且待到得居留地。再行慢慢設法。一時到了清營。金頂官兒又引我進了內帳。隨侍的搬出酒肉蔬菜。我卻水米都不沾唇。接連三天。那人說了許多溫存體貼的話。什麼正室呢。封誥呢。我總如癡如醉。沒有回他半個字。後來率性苦苦跪求。說道欽差將你賞了我。你竟不聽我一句話。我如何對得住欽差。我先自裁了。我究竟年輕膽小。被他一嚇。只得回他一句道。我是我。你是你。我死與你何干。他說你是我的人。我知道你是什麼人呢。他說姓崔名嗣徽。號仲音。原是湖北黃岡縣秀才。在這欽差雲貴總督趙良棟幕中。約有六載。克蜀克黔。已經保到知縣。此番滇事肅清。破格可保個郎中。引見後。便在都中當差。不再到這危險地方來了。又說元配陳氏。早在原籍殉難。并無子女。我看他話還誠實。人亦和藹。不覺點頭。一轉。遂與他結爲夫婦。他還在督署籌備善後。暗中放出的姊妹們不少。只有皇后屍首。同幼主屍首。是

不錯的。先皇雖粉身碎骨，早被幾個受恩深重的內監掉換過了。等到清軍凱撤，他的保案批回，以郎中在兵部車駕司行走。我從此算是姓崔。他是五鼓出門，下午回家。我與這女僕二人相對，想到昔日的風華綺麗，絃管笙歌，真有仙凡之別呢。他回來，卻與我敲棋賭酒，籍以排悶。休沐的日期同出去逛逛廟市，咳像妹子這種境遇，未嘗不可將就過去。但撫今思舊，總是鬱鬱寡歡。看來象以齒焚麝，以香死，未必有幾時在世了。說罷遞過一卷詩稿。何氏翻開看去，都是感懷身世之作。內中一首有句云：

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烟。

何氏也滴下幾點淚來，說你做這種詩。崔老爺到不問的嗎？連兒道：他還說花蕊夫人祀張仙，是千古風流韻事。我卻不肯落小家子窠臼。何氏道：妹妹後半世比我們強多了。我雖然只有一個嫡妻，老爺是公事忙，一回兒出差，一回兒召見，三日中不得一回這嫡妻，總是面和心不和。我也只好挨了過日子。他更比我難了。餘外不去管他，便這班同類的姨太太，你獻媚，我討好，排擠傾軋，不遺餘力，幸虧他肚皮掙氣。如今是他家太太保護著呢。連兒也歎息一回。兩觀音要與連兒結盟，姊妹立個乘車帶笠的誓言。連兒道：何姊姊的姊夫是尙書，荀姊姊的姊夫是大臣。我這個小小郎中，還靠著兩位姊姊提挈提挈呢。何氏道：好了好了，不要嘔人了。我同他倆都是姨娘歡喜的時候，抱在懷裏放在膝下寶呀。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一六

貝呀的捧一個不是趕出的發配的送人的多得狠呢還要妹妹搭救搭救薊氏插嘴道兩位姊姊不要客氣了我等結了姊妹總算有個親人時候不早了他家老爺也要下來了我們要去連兒留他們不住讓他倆走了三個人在京到也時相過從後來蔡毓榮放了湖廣總督崔嗣徽放了湖南岳常澧道只有穆占仍留在京裏吳三桂這樁驚天動地的鉅案至此始告一結束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清廷偃武脩文要搜羅學士儒臣脩什麼史編什麼書早開了一個博學鴻儒科傳旨京外大員擇尤保薦朱彝尊毛甡尤侗這班人都與詞林之選就中要算尤侗年齡較長著作亦多康熙更優禮的很這尤侗究竟是什麼人呢正是

一曲昇年汾水宴

六經鼓吹漢家儒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兩觀音有虛名無實事有豔迹無孽語其對於三桂只用一傳爲證便覺事也實了語也摯了羅浮風雨若合若離文境中便有畫境

寫搜山時毓榮何等忙迫寫搜宮時良棟何等從容蓋一則以觀音自用一則以連兒贈人也毓榮以穆占作陪反欲分嚮良棟以嗣徽作陪竟肯貽美落落寫來兩人之人品自見